

# 战时之恋

(法) 弗朗索瓦丝·萨冈 著

张蓉 译 张建华 校



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公司

1565.4

203-c1

# 战时之恋

〔法〕 弗朗索瓦丝·萨冈 著

张 蓉 译 张建华 校

花城出版社

粤新登字 05 号

战时之恋

〔法〕 弗朗索瓦丝·萨冈 著

张 蓉 译

张建华 校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清远市华星公司激光照排

韶关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940 毫米 32 开本 6.75 印张 3 插页 110,000 字

1992 年 9 月第 1 版 199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60-1514-3/I·1346

定价：6.20 元

## 总 序

我们正处在 20 世纪的最后十年。人类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时而如崇山峻岭，巍峨壮观，时而荒凉沉寂，寸草不生。但无论是排山倒海，似波浪滔天，或者波澜不兴，如古井死水，我们都可以发现除了文学发展的不平衡性的规律以外，还存在着一个带普遍性的规律，即文学范型的探索和创造的非常规时代与文学范型的完善、成熟、整合的常规时代之间的交替递嬗，轮番出现的规律。简言之，凡侧重于创造和探索的时代过后，一个侧重于整合的时代就必然接踵而至。反之，当一个常规创造的时代达到了自己审美范型的顶峰之后，创造的内应力就重新开始积聚并期待新一轮的喷发。新的审美范型的探索和创造，只是为下一轮的整合铺平道路。创造和整合的轮番出现，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构成了源远流长的世界文学史。需要指出的是，所谓整合，本身就包含着扬弃、继承、修正、完善和综合。每一时代的文学，都是把已往历代文学积累之总和作为此时此刻的出发点，后者是前者影响的结果，前

者则是后者萌生和成长的摇篮。那么，在人类文学的长河中，20世纪文学的主导倾向是什么，受着什么规律的支配呢？我们可以确定地说，20世纪是一个非常规型创造的探索的时代，就审美范型的创新和探索的广度与深度而言，文学的发展是已往任何一个世纪所无法比拟的，各种文学思潮的兴衰消长，文学流派的频繁更迭，都是史无前例的。我们完全可以说，20世纪文学发端于19世纪文学母体之中，凡19世纪文学高峰之后所遗留下来的空白已被完全填满，它所有的端倪和萌芽都被发展和壮大了；凡所有能走的路，不能走的路，或根本没有路的地方，都有20世纪的作家们在走和走过；所有的文学蹊径都被开辟了，拓宽了；所有文学王国的宝藏都有人从岁月湮没的尘封中重新进行发掘和利用。这是一个创造精神勃发的时代，也是一个光怪陆离的混乱时代。这是一个满目锦绣的时代，也是一个赝品假货充斥的时代。也许，这个文学创新的时代，还不曾产生如同莎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雄视千古的文学巨人，但在“世纪团体赛”中却可以稳操胜券。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非常规创造时代在期待着下一轮全面整合时代的到来。历史告诉我们，集大成的文学巨人常常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是整合时代最鲜明的标志。其次，20世纪的文学表明，不论是创作实践，

还是建立在创作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均使已延续了许多个世纪之久的“模仿论”理论及其文学形态难以以为继。20世纪文学是人的主体精神大放异彩的时代，是向人的内在深度世界进军的时代，这是一个对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方法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大幅度变革的世纪。就每每成为时代审美变革先驱的诗歌而言，象征主义以降和超现实主义诗歌潮流的绵延，拉开了人们对已往诗潮的历史距离，或者说这两大诗潮把前此的浪漫主义推到了历史背景之中，先前的那种耀眼光芒在后世人的心眼中已大为黯淡。意识流小说的崛起，使全知全能的小说叙述角度在神圣艺术真实性的旗帜下受到怀疑，它赖以存在的文学假定性地基已被摇撼，因此，拉美文学的“爆炸”导致了魔幻现实主义的崛起，并使它成为本世纪的文学奇观之一，比别的文学多一层整合的倾向也就不奇怪了；表现主义、荒诞派和黑色幽默等的艺术审丑倾向，使传统的真、善、美的艺术组合遇到叛逆性的挑战……如此等等，那种对人类文学艺术的两分法（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再也不可能对20世纪多彩多姿的文学艺术作理论概括了。

20世纪文学成就的创新是巨大的，但从文学创新的背景来看，不难发现这个背景有其崇高、光明和残酷、黯淡相互交错的一面。在20世纪，人类经历了空前规模的两次世界大战。20世纪还是科学技

术突飞猛进，且以越来越快的加速度增加着社会物质财富的时代。而社会精神文明的建设和生态环境的污染与破坏之间则构成了极不协调的裂痕。我们在读20世纪的文学作品时，不仅古典文学中那种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剧英雄已属罕见，文艺复兴时期那顶天立地、作为万物之灵的大写的人，也几乎已不见踪影了。因此，20世纪文学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人类生存困境和危机时代的产物，对人性之恶的关注毕竟削弱了对人性之善的高歌。这似乎在启示我们：创新所带来的片面性该在下一轮的整合中进行调节和纠正。“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临近世纪之交，在我们浏览观赏世纪黄昏的最后一抹晚霞，不正应该瞻前顾后的沉思一番么？！

从历史上看，我们民族是一个拥有悠久光辉传统的文学大国。在20世纪，我们也向世界贡献了名列世界文学巨人之列而毫无愧色的伟大作家——鲁迅。不同文化背景和文学传统之间的碰撞和融合，几乎是繁荣和发展一个民族文学事业必要的先决条件。而这，也正是鲁迅“拿来主义”的基本出发点。为了给文学译介事业添砖加瓦，本丛书以中短篇小说为主，兼及诗歌和其它文类，每辑八册，每册约十五万字。在选材方面，将侧重于美、英、苏、法、德、意、西、拉美等文学大国和文学语种，并尽可能选择那些在20世纪世界文学史上已有定评，正在

或行将产生深远影响的作家作品，以期于我国的文学文化事业的长远积累有所裨益，为我国源源不断的文学后继队伍提供借鉴和参照。

**《20世纪外国文学精粹》编委会**

一九九一年八月



## 译 者 序

弗朗索瓦丝·萨冈（1935—）是当代法国最时髦的女作家。说她时髦，并非她打扮新潮，而是她的作品能够经久不衰地畅销，在世界各地广泛流传，被拍成电影在各国上演，在一段时间内，形成了一股世界性的“萨冈热”。细看萨冈的作品，既没有大气磅礴的社会历史背景，也没有有胆有识的英雄豪杰，有的只是狭小、畸型、病态、不寻常的爱情故事，其间充斥一代没有精神追求、没有生活理想的青年轻浮闲散、沉于声色之娱的无聊生活。那么，萨冈成功的原因何在？她的文学地位究竟应该如何评价？这一直是文学评论界争议不休的问题，萨冈也始终是一个毁誉参半的“问题作家”。客观地说，萨冈是一个在文学上很有才气的作家。在风格上，她似乎代表着法国文学一种源远流长的优秀传统，她那细腻独特、入木三分的心理描写、清丽流畅的语言风格以及精炼严密的叙事结构都无不令人拍案叫绝。而且，萨冈的作品也富有认识意义，这些作品深刻地反映了战后法国和欧洲“垮掉的一代”的精神面貌和人生态度。这或许是她成功的原因，也是

她的作品的价值所在。

萨冈出身于一个富有的家庭，禀赋慧敏的她在学业上常常名列前茅，遭到同学的嫉妒和讥笑，颇感孤立。二战结束后，萨冈随父母迁往巴黎，生活环境的改变点燃了她心中反抗的火苗，她开始荒废学业，浪迹低级酒吧、海滨浴场，与男孩子们打情骂俏，中学勉强毕业，遭到父亲责备。为了不使父亲失望，萨冈决心当作家，她曾醉心阅读古典和现代派作家的作品。18岁的萨冈完成了处女作《你好，忧愁》，一举成名，红极一时。这部小说写的是少女赛茜尔耍弄诡计把浪荡轻浮的父亲的情妇安娜这个有理智有品德的女人赶出他们追求享乐、放荡不羁的生活的故事。小说中麻木不仁疯狂享受官能之乐的人生态度和对人生、对社会空虚无望、悲观消极的虚无主义哲学态度迎合了战后因受害、受愚弄而不肯行动的一代的心理。成功使萨冈的创作一发不可收拾，发表了描写一个女子抛弃自己年轻的情人而与一个40岁的有妇之夫相爱的《某种微笑》、叙述富家少女放荡空虚的爱情生活的《一月以后，一年以后》，接下来的小说题材都是大同小异，有《您喜欢勃拉姆斯吗？》、《奇妙的云》、《狂乱》、《心灵守护者》、《冷水中的一线阳光》、《精神创伤》、《失去的影子》、《草中的钢琴》、《弄乱的床》、《躺着的狗》、《憔悴的女人》等。进入80年代以来，不惑之

年的萨冈创作精力依然旺盛，不断推出新作，令喜爱她的读者始终不会忘却她。萨冈先后出版了《纹丝不动的风暴》（1983）、《水彩画的血迹》（1986）、《萨拉·伯恩哈特，打不碎的笑》（1987）。1984年，萨冈发表自传《我最美好的回忆》，以充满激情、亲切感人、幽默风趣的笔调回忆了她一生中最幸福快乐的时光和她结识的那些富有才华、宽宏大度，又带悲剧色彩的人物。她的最近作品是《缰绳》（1989），描写一个富家女与一个穷困潦倒的钢琴家之间不平衡的婚姻生活。

本书是1985年由巴黎加利马出版社出版的萨冈第16部小说。这部小说的原名是《不再坚持》，小说主题仍然是萨冈百写不厌的三角恋爱故事。与以往的小说不同的是，她把这个故事安置在历史的大背景中。小说故事发生的时间是1942年，法国正处于历史的最黑暗时期——德国占领时期，无数爱国志士勇敢地拿起武装与侵略者进行着艰苦卓绝的地下斗争，小说主人公之一吉罗姆就是这样一位无畏的抵抗战士，他的主要任务是解救受德国人迫害的犹太人，帮助他们偷越国境，到达安全地带。小说开头就是吉罗姆带着女友艾丽丝来到未占领地区，找到童年好友、制鞋厂老板夏尔，准备把夏尔的家变成运送犹太人的联络点。夏尔是个对国事漠不关心、只知道吃喝玩乐的花花公子，在未占领区过着

悠闲舒适的田园生活，他对艾丽丝一见钟情，终于在伴随艾丽丝去巴黎执行任务的时候获得了艾丽丝的爱情。艾丽丝徘徊在这两个爱她的男人之间，她爱吉罗姆如父辈兄长，是吉罗姆把她从过去的痛苦中解救出来，这是感恩戴德的爱，是刻骨铭心的爱；她爱夏尔如情人，是夏尔给予了她销魂的肉体之欢。吉罗姆和夏尔仿佛是一个人的两面，是灵与肉的对立。艾丽丝在投入夏尔的怀抱后，不得不向吉罗姆道出真情，吉罗姆痛苦万分地离去，艾丽丝和夏尔在田园诗般的外省共享爱情的甜蜜。但是残酷的现实打破了他们的美梦，艾丽丝在得知吉罗姆被捕后毅然离开夏尔北上巴黎；夏尔的家乡也被德寇占领。面对德寇的暴行，夏尔不再坚持己见，投入了抵抗运动的洪流……

这部小说带有自传性质，萨冈将自己在抵抗运动时期的经历作为小说的素材。在这部小说里，萨冈再一次展示出她精湛的心理分析艺术，把三个主要人物的心理活动刻画得惟妙惟肖。语言也非常自然流畅，在文体上颇下功夫。因此尽管这是一篇篇幅不长、情节简单的小说，但它仍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水准和动人心弦的艺术魅力。

译者

1991年11月30日

# 战 时 之 恋

〔法〕 弗朗索瓦丝·萨冈 著

张 蓉 译

张建华 校



## 第 一 章

1942年，季节的更换就像这个年头的到来一样也是那么突然。才是五月天，夏日般的阳光便已经把草地晒蔫了，高高的青草被烈日烤得软软地倾斜着，慢慢枯萎，一直伏到地面上。远处池塘上水雾悠悠飘荡在夜空中。就连这座房子也精神不振，玫瑰色的门面布满皱褶，上面的百叶窗紧闭着，似乎隐藏着什么秘密；下面的落地窗敞开着，似乎要坦露出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整座房屋就像一位行将就木的老妇人昏昏沉沉的。

这才晚上9点多钟，大家刚在露台的台阶下喝完咖啡，想乘乘凉。可是天还是那么亮，那么热，以至于大家都以为还处在酷暑的白昼。

“这会儿才五月份呢，到了八月份可怎么活？”夏尔·桑伯拉悲哀地说道。

他把烟头扔在自己面前，烟头快速落下的轨迹，带着某种不祥的征兆，桑伯拉以为这可能预示着他

和艾丽丝的未来。艾丽丝·法雅则深深地陷在英式摇椅里，无动于衷地注视着烟头，她觉得他把燃着的香烟抛到虚无中和砂砾上的动作很强劲有力。在这半明半暗的夜色中，这个男人的侧影和他的动作透出的是更多的生命活力，而不是厄运：夏尔·桑伯拉长着一双略显细长的栗色眼睛，丰满的嘴，厚厚的鼻子，尽管他的这些脸部特征被他那令人惊叹的黑而细的头发和睫毛勾划得像一个女性，甚至像一个名副其实的瓦朗蒂诺<sup>①</sup>，尽管他的衣着风格有些过时，像个1900年的风流美男子，可他没有丝毫的令人不安之处，也没有预卜先知的意味，甚至也丝毫没有令人反感之处，艾丽丝想道。这个健壮的、追求享乐的男人这一次并没有像1942年5月那颠倒的时代和麻木不仁的可耻现象一样令她反感。而且，即使他对国家的命运完全不闻不问的态度激怒了她，但是，这个男人与这幢房子和草地的气味之间，与杨树和山丘构成的曲线之间有着某种默契。这种默契想起来令人恼火，但又确实存在。总之，这一默契能加强——在那一瞬间她真这么觉得——贝当元帅带三色和苹果绿的漂亮演说。猛然间，艾丽丝似乎听见了贝当老头低沉而响亮的声音，接着是

---

<sup>①</sup> 瓦朗蒂诺（1895—1926），意大利籍美国男明星，女性崇拜的偶像。



更远处一个苦役犯粗鲁的吼声，她眨了眨眼睛，把头向后仰，本能地转向吉罗姆。

吉罗姆也被热烘烘的草味熏得一脸昏睡状。他闭着眼，浅淡色头发的缕缕发绺遮住了他疲惫不堪、脆弱、紧绷绷的脸。望着这张脸，艾丽丝想到她今天的一切都归功于他，包括这草，这繁星点点的夜空，她的神经所得到的片刻休息。这一切的一切都归功于他，甚至这模糊不定的快乐，这种由吉罗姆的童年伙伴桑伯拉的阳刚魅力引发的怀旧之情给她带来一股淡淡的羞愧感。她和吉罗姆是今天来到桑伯拉家的，没有任何借口，因为他们之间的友谊足使任何借口成为多余。

她眨了眨眼，摇晃了一下脑袋，想引起吉罗姆的注意，她没看到吉罗姆早已睁大眼睛注视她良久了。艾丽丝常常这样对他漫不经心，吉罗姆觉得这或许表现了艾丽丝以自我为中心的心理，或许说明了她对他的随便。这时，有一只鸟在他们身后鸣唱，声音怪诞，夏尔高兴地笑了：

“这鸟唱起来像个赶火车的把式，”他欢快地说道，“我总以为它在骂粗话，你们不这样看吗？它的叫唱一点也不浪漫优美，倒有某种狂怒，令我好笑。”

“的确如此，”艾丽丝彬彬有礼地答道，随后她改用逗趣的语气说道，“没错，这也许是只昼夜颠倒，但又对此恼怒不已的鸟吧？”